

新唐书

●卷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八十六

◎张赵李郑徐王冯庾

张荐，字孝举，深州陆泽人。祖鷟，字文成，早惠绝伦。为儿时，梦紫文大鸟，五色成文，止其庭。大父曰：“吾闻五色赤文，凤也；紫文，鷟鷟也。若壮，殆以文章瑞朝廷乎？”遂命以名。调露初，登进士第。考功员外郎蹇味道见所对，称天下无双。授岐王府参军。八以制举皆甲科，再调长安尉，迁鸿胪丞。四参选，判策为铨府最。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“鷟文辞犹青铜钱，万选万中”，时号鷟“青钱学士”。证圣中，天官侍郎刘奇以鷟及司马锽为御史。性躁卞，傥荡无检，罕为正人所遇，姚崇尤恶之。开元初，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语讪短时政，贬岭南；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，得内徙。鷟属文下笔辄成，浮艳少理致，其论著率诋诮芜猥，然大行一时，晚进莫不传记。武后时，中人马仙童陷默啜，问：“文成在否？”答曰：“近自御史贬官。”曰：“国有此人不用，无能为也。”新罗、日本使至，必出金宝购其文。终司门员外郎。

荐敏锐有文辞，能为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初，为颜真卿叹赏。大历中，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才任史官，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，以母老辞不就。丧除，礼部侍郎于邵以闻，召充史馆修撰，兼阳翟尉。真卿为李希烈所拘，遣兄子岷及家仆奏事，五辈皆留内客省，不得出。荐上疏曰：

去正月中，真卿奉使淮西，期不先戒，行无素备。受命之后，不宿于家，亲党不遑告别，介副不及陈请，孱僮单骑，即日载驰。冒奸锋于临汝，折元恶于许下，捐躯杖义，威诟群凶，遂令胁制者回虑，忠勇者肆情。周曾奋发于外，韦清伺应于内，希烈苍黄窘迫，奔固旧穴，盖真卿义风所激也。真卿逮事四朝，为国元老，忠直孝友，羽仪王室。行年八十，被羸老之疾，拘囚环堵之间，顾眄钩戟之下，呼嗟愤恚，失寝忘食，不知悲翁何以堪此！

伏闻希烈之母，钟念幼子，目不绝泣，求责希烈；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并逮捕京师。此三人留之无益，请真境上以赎真卿，先降诏书，分明谕告。且希烈

知真卿人望，不敢加害，既无嫌隙，但因循未遣耳。若归其亲爱，贼亦何吝还一使哉？

臣又闻真卿所遣兄子岷及家僮从官奉表来者五辈，皆留中，其子颢等拳拳实希一见，望许休澣，告以安否。

疏奏，卢杞持之，不报。

朱泚反，诡姓名伏匿城中，著《史遁先生传》。京师平，擢左拾遗。诏复用杞为刺史，荐与陈京、赵需等论杞奸恶倾覆不当用，入对挺确，德宗纳之。

贞元元年，帝亲郊。时更兵乱，礼物残替，用荐为太常博士，参缀典仪，略如旧章。刑部尚书关播持节送咸安公主于回纥，以荐为判官。还，迁工部员外郎。久之，擢谏议大夫，复为史馆修撰。

方裴延龄用事，中伤俊良，建白无不当帝意。荐将疏其恶，延龄知之，因言于帝曰：“谏议论朝政得失，史官书人君善恶，二者不可兼。”荐改秘书少监。延龄必欲以罪斥废之。会遣使册回鹘毗伽怀信可汗，使荐至回鹘。还为监。吐蕃赞普死，擢荐工部侍郎，为吊

祭使。荐占对详辩，三使绝域，始兼侍御史、中丞，后大夫。次赤岭，被病卒，年六十一，吐蕃传其柩以归。顺宗立，问至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宪。

荐自拾遗至侍郎，凡二十年，常兼史馆修撰。初，贞元时，京师旱，帝避正殿，减膳，荐白限日以应古制。及定昭德皇后庙乐，迁献、懿二祖，定太仪位号、大臣祔庙鼓吹法，莫不参裁，诸儒谓博而详。所著书百余篇。子又新，别有传。

孙读，字圣用，幼颖解。大中时第进士，郑薰辟署宣州幕府。累迁礼部侍郎。中和初为吏部，选牒精允。调官丐留二年，诏可，榜其事曹门。后兼弘文馆学士，判院事，卒。

赵涓，冀州人。幼有文，天宝时第进士，补郾城尉，稍历台省。河南王缙引署副元帅府判官。德宗初，为衢州刺史。始，永泰时，禁中火，近东宫，代宗疑之。涓以监察御史为巡使，验治明谛，迹火所来，乃宦人直舍。帝在东宫颇德之。及治衢，不为观察使韩滉所容，奏免官。帝见其名，问宰相曰：“是岂永泰时御

史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诏拜尚书左丞。既至，劳之曰：“卿正直，朕所自知，乃以罪闻，不信也。”命典吏部选。从狩梁。兴元元年卒，赠户部尚书。

子博宣，亦擢进士第。藻翰豪迈，沈于酒，傲忽少检。陈许曲环辟署于府，久不能堪，乃诬“受吴少诚金为反间，数言休咎惑众”。有诏杖四十，流康州，时人冤之。

李纾，字仲舒。始仕为校书郎，大历初，李季卿荐为左补阙，迁累中书舍人。德宗居奉天，繇礼部侍郎选为同州刺史。帝次梁，纾委城趋行在，擢兵部侍郎、高邑伯。建言享武成王庙不宜与文宣王等，制从之。纾性乐易，喜接后进。其自奉养颇华裕，不为齷齪崖检。官虽贵，而游纵自如。奉诏为《兴元纪功述》及它郊庙乐章，论撰甚多。进吏部侍郎。年六十二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郑云达，系本荥阳。父眈，为郾城尉，州刺史移职，民之暴警者遮道留，眈诛杀六七人。采访使奇之，言状，擢北海尉。安禄山反，县民孙俊驱市人以应，

昡率众击杀之。改登州司马。李光弼表为武宁府判官，迁沂州刺史，谕降贼李浩五千人。终滁州刺史。

云达为人诞谲敢言，已登进士第，去客燕朔，朱泚善之，表为掌书记，妻以滔女。泚将朝，使云达先入奏，同府蔡廷玉潜于泚，奏贬为平州参军。滔代泚将，复辟云达为判官。廷玉与要藉官朱体微它日与泚从容言：“滔非长者，不可付以兵。”云达数漏其语以怒滔，故滔论廷玉等，皆得罪死。滔助田悦，云达谏，不从，遂弃室自归。德宗悦，擢谏议大夫。帝在梁，云达依李晟，晟表以礼部侍郎为军司马，时时咨逮戎略。元和初，为京兆尹，卒。

弟方达，悖悍，结徒剽劫，父欲杀之，不克。云达自劾“不能教，恐赤臣家”。诏锢死黔州。

徐岱，字处仁，苏州嘉兴人，世农家子。于学无所不通，辩论明锐，座人常屈。大历中，刘晏表为校书郎。观察使李栖筠钦其贤，署所居为“复礼乡”。名达于朝，擢偃师尉。礼仪使蒋镇荐为太常博士，专掌礼事。从德宗出奉天，以膳部员外郎兼博士。

贞元初，为太子、诸王侍读，迁给事中、史馆修撰。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，并召岱及赵需、许孟容、韦渠牟讲说。始三家若矛盾然，卒而同归于善。帝大悦，赉予有差。两宫恩遇无比。性笃慎，至宫殿中语未尝近之，不谈人短，宗族孤孺者皆为婚嫁。然吝嗇，自持家管钥，世所讥云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王仲舒，字弘中，并州祁人。少客江南，与梁肃、杨凭游，有文称。贞元中，贤良方正高第，拜左拾遗。德宗欲相裴延龄，与阳城交章言不可。后入阁，帝顾宰相指曰：“是岂王仲舒邪？”俄改右补阙，迁礼部考功员外郎。奏议详雅，省中伏其能。坐累为连州司户参军，再徙荆南节度参谋。

元和初，召为吏部员外郎，未几，知制诰。杨凭得罪斥去，无敢过其家，仲舒屡存之。将直凭冤，贬峡州刺史，母丧解。服除，为婺州刺史。州疫旱，人徙死几空；居五年，里閭增完，就加金紫服。徙苏州。堤松江为路，变屋瓦，绝火灾，赋调尝与民为期，不扰自办。

穆宗立，每言仲舒之文可思，最宜为诰，有古风。召为中书舍人。既至，视同列率新进少年，居不乐，曰：“岂可复治笔研于其间哉！吾久弃外，周知俗病利，得治之，不自愧。”宰相闻之，除江西观察使。初，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，民私酿，岁抵死不绝，谷数斛易斗酒。仲舒罢酤钱九十万。吏坐失官息钱五十万，悉产不能偿，仲舒焚簿书，脱械不问。水旱，民赋不入，叹曰：“我当减燕乐他用可乎！”为出钱二千万代之。有为佛老法、兴浮屠祠屋者，皆驱出境。卒于官，年六十二，赠左散骑常侍，谥曰成。

仲舒尚义概，所居急民废置，自为科条，初若烦密，久皆称其便。

冯伉，魏州元城人，徙贯京兆。第五经、宏辞，调长安尉。三迁膳部员外郎，为睦王等侍读。李抱真卒，伉持节临吊，归之帛，不受，又致京师，伉上表固拒。于是醴泉令缺，宰相高选，德宗曰：“前使泽潞不受币者，其人清，可用也。”遂以授伉。县多鬻猾，数犯法，伉为著《谕蒙书》十四篇，大抵劝之务农、进学而教

以忠孝。乡党授之，使转相教督。居七年，韦渠牟荐为给事中、皇太子诸王侍读。对殿中，赐金紫服。进兵部侍郎，出为同州刺史。以散骑常侍召，领国子祭酒者再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礼部尚书。

庾敬休，字顺之，邓州新野人。祖光烈，与弟光先不受安禄山伪官，遁去。光烈终大理少卿，光先吏部侍郎。父何，当朱泚反，又与弟倬逃山谷，不臣贼。官兵部郎中。

敬休擢进士第，又中宏辞，辟宣州幕府。入拜右补阙、起居舍人，建言：“天子视朝，宰相群臣以次对，言可传后者，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，则载录，季送史官，如故事。”诏可。既而执政以几密有不可露，罢之。召为翰林学士。文宗将立鲁王为太子，慎选师傅，敬休以户部侍郎兼鲁王傅。

初，剑南西川、山南道岁征茶，户部自遣巡院主之，募贾人入钱京师。太和初，崔元略奏责本道主当岁以四万缗上度支。久之，逗留多不至。敬休始请置院秭归，收度支钱，乃无逋没。又言：“蜀道米价腾踊，百姓流

亡，请以本道阙官职田赈贫民。”诏可。再为尚书左丞。卒，赠吏部尚书。

敬休夷澹，多容可，不饮酒食肉，不迓声色。弟简休，亦至工部侍郎。

●卷一百六十二 列传第八十七

◎姚独孤顾韦段吕许薛李

姚南仲，华州下邽人。乾元初，擢制科，授太子校书。迁累右补阙。大历十年，独孤皇后崩，代宗悼痛，诏近城为陵，以朝夕临望。南仲上疏曰：“臣闻人臣宅于家，帝王宅于国。长安乃祖宗所宅，其可兴凿建陵其侧乎？夫葬者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今西近宫阙，南迫大道。使近而可视，歿而复生，虽宫以待之可也。如令骨肉归土，魂无不之，虽欲自近，了复何益？且王者必据高明，烛幽隐，先皇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也。今起陵目前，心一感伤，累日不能平。且匹夫向隅，满堂不乐，况万乘乎，天下谓何？陛下谥后以贞懿，而终以褻近，臣窃惑焉。今国人皆曰后陵在迩，陛下将日省而时望焉，斯有损圣德，无益先后，欲宠反辱，惟陛下孰计。”疏奏，帝嘉纳，进五品阶以酬谏言。

坐善宰相常袞，出为海盐令。浙西观察使韩滉表为推官，擢殿中侍御史内供奉。召还，四迁为御史中丞，

改给事中、陕虢观察使。拜义成节度使。监军薛盈珍恃权挠政，不能逞，因毁南仲于朝，德宗惑之。俄遣小使程务盈诬表以罪。会南仲裨将曹文洽入奏，知其语，则晨夜追至长乐驿，及之，与同舍，夜杀务盈，投其诬于厕。为二书，一抵南仲，一治南仲冤，且自言杀务盈状，乃自杀。驿吏以闻，帝骇异。南仲不自安，固请入朝。帝劳曰：“盈珍挠卿政邪？”曰：“不挠臣政，臣隳陛下法耳。如盈珍辈，所在有之，虽使羊、杜复生，抚百姓，御三军，必不能成恺悌之化而正师律也。”帝默然。乃授尚书右仆射。贞元十九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贞。

初，崔位、马少微者，俱在南仲幕府。盈珍之谮也，出位为遂州别驾。东川观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，杀之。复出少微补外，使宦官护送，度江，投之水云。

独孤及，字至之，河南洛阳人。为儿时，读《孝经》，父试之曰：“儿志何语？”对曰：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。”宗党奇之。天宝末，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，辟江淮都统李峒府，掌书记。

代宗以左拾遗召，既至，上疏陈政曰：

陛下屡发德音，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极谏。壬辰诏书，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贤殿待制，以备询问。此五帝盛德也。然顷者陛下虽容其直，而不录其言，所上封皆寝不报。有容下之名，无听谏之实，遂使谏者稍稍自钳口，饱食相招为禄仕，此忠鲠之人所以窃叹，而臣亦耻之。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况朝廷之大，卿大夫之众，陛下选授之精欤！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，其中岂不有温故知新，可懋陈政要而亿则屡中者？陛下议政之际，曾不采其一说，尧之畴咨，禹之昌言，岂若是邪？昔尧设谤木于五达之衢，孔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。”然则多闻阙疑，不耻下问，圣人之心也。愿陛下以尧、孔心为心，日降清问，其不可者罢之，可者议于朝，与执事者共之。使知之必言，言之必行，行之必公，则君臣无私论，朝廷无私政，陛下以此辨可否于献替，而建太平之阶可也。

师兴不息十年矣，人之生产，空于杼轴。拥兵者第馆亘街陌，奴婢厌酒肉，而贫人羸饿就役，剥肤及髓。

长安城中，白昼椎剽，吏不敢诘。官乱职废，将堕卒暴，百揆隳刺，如沸粥纷麻。民不敢诉于有司，有司不敢闻陛下，茹毒饮痛，穷而无告。今其心顛顛，独恃于麦，麦不登，则易子咬骨矣。陛下不以此时厉精更始，思所以救之之术，忍令宗庙有累卵之危，万姓悼心失图，臣实惧焉。去年十一月丁巳夜，星陨如雨，昨清明降霜，三月苦热，错繆颠倒，沴莫大焉。此下陵上替，怨讟之气取之也。天意丁宁谴戒，以警陛下，宜反躬罪己，旁求贤良者而师友之，黜贪佞不肖者，下哀痛之诏，去天下疾苦，废无用之官，罢不急之费，禁止暴兵，节用爱人，兢兢乾乾，以徼福于上下，必能使天感神应，反妖灾为和气矣。

又言：

减江淮、山南诸道兵以贍国用，陛下初不以臣言为愚，然许即施行，及今未有沛然之诏，臣窃迟之。今天下唯朔方、陇西有吐蕃、仆固之虞，邠、泾、凤翔兵足以当之矣。自此而往，东泊海，南至番禺，西尽巴蜀，无鼠窃之盗，而兵不为解。倾天下之货，竭天下之

谷，以给不用之军，为无端之费，臣不知其故。假令居安思危，以备不虞，自可阨害之地，俾置屯御，悉休其余，以粮储靡屨之资充疲人贡赋，岁可以减国租半。陛下岂迟疑于改作，逡巡于旧贯，使大议有所壅，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？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。夫疗痛者，必决之使溃。今兵之为患，犹痛也，不以渐戢之，其害滋大，大而图之，必力倍而功寡，岂《易》“不俟终日”之义邪？

俄改太常博士。或言景皇帝不宜为太祖，及据礼条上。谥吕誾、卢弈、郭知运等无浮美，无隐恶，得褒贬之正。迁礼部员外郎，历濠、舒二州刺史。岁饥旱，邻郡庸亡什四以上，舒人独安。以治课加检校司封郎中，赐金紫。徙常州，甘露降其廷。卒，年五十三，谥曰宪。

及喜鉴拔后进，如梁肃、高参、崔元翰、陈京、唐次、齐抗皆师事之。性孝友。其为文彰明善恶，长于论议。晚嗜琴，有眼疾，不肯治，欲听之专也。子朗、郁。

朗，字用晦，由处士辟署江西、宣歙、浙东三府。元和中，擢右拾遗。建言：“宜用观察使领本道盐铁，罢场监管榷吏，除百姓之患。”不听。盗杀武元衡，朗请贬京兆尹，诛捕贼吏。因劝罢兵，忤宪宗意，贬兴元户曹参军。久乃拜殿中侍御史，兼史馆修撰。坐与李景俭饮，景俭使酒慢宰相，出为韶州刺史。召还，再迁谏议大夫。

敬宗初，宦官殴鄆令崔发鸡干下，朗请诛首恶以正常法。王播赂权近，还判盐铁，朗连疏论执。迁御史中丞。故事，选御史皆中丞自请。是时，崔晁、郑居中繇宰相力得监察御史，朗拒不纳，晁、居中卒改他官。侍御史李道枢醉谒朗，朗劾不虔，下除司议郎。会殿中王源植贬官，朗直其枉，书五上不报，即自劾执法不称，愿罢去。帝遣中人尉谕不许。文宗初，迁工部侍郎，出为福建观察使，创发背卒，赠右散骑常侍。

郁，字古风，始生而孤，与朗育于伯父汜。擢进士第，最为权德舆所称，以女妻之。元和初，举制科高等，拜右拾遗，俄兼史馆修撰，进右补阙。吐突承璀
